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臣畢沅編輯

宋紀五十九 起上章困敦六月盡重光赤奮若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五年 遼清寧六年 六月戊午朔遼以東北路女直詳衮 舊作詳穩今改 呆嘉努 舊作高家奴今改 為特里衮 舊作惕隱今改 壬戌遼遣使錄囚 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補朝廷

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愆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詳定均稅　遼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鄰路類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寬卹民力事（考異張耒明道雜誌曰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卹民力為名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親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歸使擾民亟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本傳不載此事今不取）　癸未遼以隋王耶律仁先復為北院大王先是仁先嘗為北院大王有惠政

及是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母　甲申三司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爲定額從之　秋七月辛卯詔分京西爲二路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各置安撫使以許鄧二州守臣兼之其河南府則不隸所部　癸巳邕州言交趾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甲午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荊南徙介請也　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

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郎劉羲叟爲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歷數術其言多驗　時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閒尚多曠土唐州閒田尤多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州爲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大三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

年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丙午詔留再任（攷異仁宗實錄及本傳治平元年正月尚寬再任今從長編）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趨弗率朕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譽衆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挍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僞者加放黜焉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空行戒敕之故降是詔　壬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

度牧馬利害以聞時馬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爲當有變革也　八月丁巳朔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宮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貳勳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思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以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既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向至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

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當時
優之　甲子以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洵年二十
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才異等不中悉焚其常所爲
文閉戸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
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
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
試舍人院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薦其行義修又
言洵既不肎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壬申詔曰國
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後平定
列國亦嘗分遣使者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

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使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既掌解鹽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薦以尚歐陽修言

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邠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考之或陷沒蕃戎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閒荒山甚多及汾河之側艸地亦廣其閒艸軟水甘最宜蕃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奉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艸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之閒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

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案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卽遣官二人案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值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三千給緣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詔從之　乙酉罷諸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爲監司故罷之十一

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爲一任

九月丁亥朔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導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丙申命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爲知州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楊安國

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在經筵二十七年帝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庚戌降瑋爲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千斤留京師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豈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今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宜徹禁中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内外監門使臣

請並送勑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
以爲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
及升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
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兖國公主宅都監梁全一等
並置遠小處監當梁懷吉配西京洒掃班自今勿置都
監別選內臣四人在宅句當入位祗候並不得與駙馬
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
者帝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要制　甲子遼
主駐薄絲淀　十一月丁亥以均州防禦使李珣爲相
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爲齊州防禦使知制誥

楊畋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
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彊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
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
非祖宗法不報詔它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
畋之言爲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爲非乞復令畋命
詞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置
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爲郊社齋郎子太廟室
長褒候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祥建議通
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
錄故有是命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

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
呂誨等論庠外寛內忌近者李璋家事猥陳均州繆例
欲陷璋淺罪阿公主意賴上明察不行其言且結交內
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遙領團練
使刺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隔過年限略不
懲誡御前忠佐年當揀退乃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
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
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
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昪禮部侍郎孫抃並參知政事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

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爲樞密副使仍以槩爲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　辛亥以直祕閣判度支句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十二月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考定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勳德既葬未嘗請謚者亦聽取旨詔可　戊寅以樞密直學士呂公弼爲

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
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劒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
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從劒汝所請亦不汝違也
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軍劉敞朝辭
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又言均田
擾民帝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即具奏
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
起租稅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在處張榜告諭
方得暫止又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
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

且召還孫琳要竢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其後河中民果訴皆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歐陽修亦言均稅之事朝廷只於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權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諠訴也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權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卻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　己卯蘇茂州蠻寇邕州　辛巳補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為州助教　是歲置三司

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勘諸部公事

六年遼清寧七年春正月乙未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爲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尚設科防臣愚以爲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変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戊申降鄆州防禦使宗懿爲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陵蔑諸

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爲之

庚戌遼主如春州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時駙馬都尉蕭呼敦舊作胡覩今改同知北樞密院以位在伊遜下意常怏怏　蕭革之譖出蕭阿喇也時欲中傷之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哲今改阿喇之從父昆弟也爲阿喇所愛革嫉之珠澤當受代私闕先嘗借官粟留直而去蕭呼敦希革意發其事欲以傾阿喇遼主大怒決珠澤以大杖免其官呼敦亦阿喇之從父昆弟也呼敦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嘉產于革二人相愛過於兄弟　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

方許薄官　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三月癸巳賜禮部進士掖人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幷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罷大宴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宴以表優卹大臣之意帝亟從其言成裕殊

子竊妻弟也議者或以爲過云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直許一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周六廟在西京者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攷異長編以是日詔封柴氏後爲崇義公今不從封柴氏後已見四年四月〕　夏四月辛酉以權三司使包拯爲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閒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詔嶺南官吏死於儂賊而其家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

鄉　庚午以右正言王陶知衞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爲樞密副使帝弗聽陶旣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辛未遼禁吏民畜海東青鶻　丙子命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爲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卽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爲樞密副使出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

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爲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爲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昪於府舍恣意請託帝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衆黙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帝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帝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而介等

言不已故兩罷之歐陽修請召還介等以勸守節敢言之士不報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卽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章䄍荊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䄍察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恭喪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旣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遣主清暑永安山　丁酉詔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尙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尙書祁兄弟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請早建儲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爲御史中丞言茂實不宜典宿衞未聽及槩爲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於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先是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言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厩騶物聽近者韓絳

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也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策之善者也翁王即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久之茂實乃罷　丙午遂主謝慶陵　庚戌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　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分命官錄三京

繫囚　辛亥遼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剌阿剌以例來朝遼主訪羣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蕭革伺遼主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之心無人臣之禮遼主大怒命縊殺於殿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遼主乃優加賻贈賜葬乾陵之赤山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識者謂阿剌不死後當無重元伊遜之禍（攷異蕭阿剌傳云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蕭革傳云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據本紀則阿剌因遼主謁陵而來朝也今從本紀）

蕭呼敦既自結於蕭革藉以齊權其族弟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爲蕭呼都（舊作胡篤今改）子敦呼敦見其辯給壯勇傾心交結每遇休沐言論

終日呼敦乘閒爲遊主言呼都及迪里可用遊主以迪
里爲旗鼓伊喇（舊作曳剌今改）詳袞以呼都爲宿直官及草搆
陷阿喇呼都陰爲之助時人醜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
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
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爲災權御史中丞王
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方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
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
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今
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
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至遠雲之所蔽至狹雖京師

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僉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宜賀也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庚申賜草澤建安章友直銀絹友直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因有是賜友直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身不仕 甲子遼以蕭瑪嚕（舊作謨魯今改）為順義軍節度使 乙丑太白晝見 丁卯遼主如宏義永興崇德三宮致祭射柳賞賚有差戊辰行再生禮復命羣臣分朋射柳 壬申歲星晝見 甲戌起復富弼為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

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帝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攷異李燾曰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弼謂語多者爲絮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忿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與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案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然今不取　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入對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攷異李燾云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遼以楚王尼嚕古知南院樞密使事　戊寅以度支判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

安石辭修起居注旣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乃遷知制誥自是遂不復辭官矣時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摭其事而廢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蠲税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其閒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辭祿而請歸農者有之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請自今有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徼之人挾己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於陰倚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有一愛憎

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
望曉勵士大夫庶幾徐漸革心以清朝路又臺諫有自
事於朝而叟以狀干臺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爲
言而助之爾臣以爲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
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
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帝嘉納
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
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
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
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閒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

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攷證

李燾曰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月撰進　壬辰命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無不盡力矣　癸巳詔曰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詢

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爲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衒而弗改當重黜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考異〕李燾曰王疇正傳云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乃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厲從之案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爲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焉涑水已御史臺記又記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爲中丞言事尚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
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垂四十年而紀綱猶有
虧缺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
陛下於三德亦有所未盡歟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
淵默羣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
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
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
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以奮乾斷倬
善無不錄惡無不誅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一
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竊見國家所以御臣之道

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其失在於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誠能博選在位之士量能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者未之有也其三論揀軍曰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空歲戴上恩人

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其中外兵士逃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盜之害亦不可不以近切之憂爲萬一之慮也伏乞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　八月己未馬軍頭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陳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

有不完者訪求之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巡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時加修築從之　司馬光言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三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使愿愨之民憤惋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行於盛暑之際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

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
望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
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
更不疏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有所戒懼　丁卯
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
微五曰務實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
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
理評事簽署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祕書丞知靜海縣轍
為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切直其略曰自朔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失其宜矣臣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女寵害之內則伐性傷和外則蠹國敗政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諫官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

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
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
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
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帝曰
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
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
永不肯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
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乃爲之
詞已而諫官楊畋見帝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
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介衢州人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今歲災異屢臻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亂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柰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瘼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伏望悉罷燕飲後宮妃嬪進見有時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

保受命無疆之休帝嘉納之攷異李燾曰司馬光行狀云旣取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案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楊畋龔鼎臣及光光三人耳恐行狀誤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弁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帝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考績之次序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　戊寅詔曰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習能才

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奬擢　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劒南西川節度　庚子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昪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帝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

服除琦在何所者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辛丑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謹靜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丁未諫官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早定繼嗣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況今日待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誅

臨伏望陛下少加省察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帝時簡
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及聞光言沈思良久曰
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
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
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
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
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
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
喻意不復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二級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 起重光赤奮若九月盡玄黓攝提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六年遼清寧七年 九月癸丑詔三司以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

光復奏請早定繼嗣曰臣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
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
稍異於衆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
之心願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旣默喻光所言後十日
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裹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
與光屛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
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
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
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於是光復具奏且
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病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賵與一子官賜錢十萬（考異 李燾引御史臺記云洙飲藥死案仁宗容納諫臣洙不當有飲藥之事今不取）時知江州呂誨亦

上言日臣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廷對大臣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綴上心此爲患之最大者不可不察也（攷異李燾日案神宗朱墨二錄講附傳并云講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講及司馬光疏遂定計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講奏議又不存此本不知何也講之孫謹嘗爲講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撥取附見）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茶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

千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爲例故有是奏詔從之　詔太常禮院修諡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諡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琰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丙戌詔京西淮浙荆湖增置都同巡檢　壬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攷異）宋史作前右衛大將軍長編作左衛大將軍今從宋史仁英兩本紀　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但未得其人因

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等所可議當
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惠大者
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
復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
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帝曰決無疑矣琦曰
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
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喜曰甚善琦又曰事不
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
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帝自至和末得疾廷
臣多請早立嗣帝懇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息琦

嘗獨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費得親賢因屬大事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間卽言宜早立嗣帝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攷異李燾曰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奏輒留中案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詔爲開封拯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時嘉祐三年六月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詩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光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癸巳以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長垣王獵爲

宗正寺伴讀獵爲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恂時爲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爲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騏驥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

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森至尊戒
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
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于是多爲志
聰地者司錄參軍南安呂璹獨銳意之志聰卒坐此黜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眞宗神御殿爲永崇殿先是上
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爲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
則眞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
言都城中眞宗旣有三神御殿矣營葺不已非祀無豐
昵之義請罷其役不許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
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

廷使人許之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許康州刺史李樞以已官封贈父母　是月遼以知黃龍事阿里質（舊作阿里只今改）為南院大王（攷異遼道宗紀繫於十一月壬午攷是月庚戌朔不得有壬午日壬午乃十二月三日也今闕其日）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庚寅命諸路總管集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以周敦頤為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敦頤為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至是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

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歷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攷異李燾曰慶歷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午朔不受朝會要稱慶歷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諡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卽詔減數歲懷德自擺守過迹以畏懦被譏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承平保寵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

閣官郎崇文院賜宴以獎其勤仍詔兩制看詳所獻遺
書擇可取者令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
七年遼清寧八年春正月癸丑遼主如鴨子河　壬戌帝御
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
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
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辛未復命皇姪宗實爲秦
州防禦使知宗正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
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
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
自皇祐五年詔書以三聖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其

事厥違經禮又溫成皇后廟四時祭奠並同太廟之禮
蓋當時有司失于講求昝高宗遭變飭已愆咎祖巳訓
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于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
祖宗之意也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
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
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
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
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巳卯朔
更江西鹽法初江湖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
食私鹽由是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江淮間雖衣

冠士人毌于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

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

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毎歲秋冬田事纔畢往往

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

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至

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

之歲月浸淫滋多朝廷以爲患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

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合議以

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

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

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
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運江西漕船團為
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
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
判官陳從益請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
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二州貿易所謂變私鹽
為官鹽易盜賊為商旅廷議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
纔增糶六十餘萬斤　辛巳以知蘄州張田提舉荊湖
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
監司尋改知湖州　癸卯詔兗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

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句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祗應人皆散遣之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或縱火欲焚第以邀帝必召懷吉等還帝不得已亦爲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諫帝弗聽然公主意終惡瑋不肎復入中閤狀若狂易欲自盡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句駙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帝帝不荅頃之帝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太后故瑋得尚主今柰

何從爲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之言是也務滋謀說不行尋有是命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技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技巧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遼主駐納葛濼　三月戊申朔遼樞密使楚王蕭革致仕革以諂佞結主知怙權黷貨狀害忠直遼主漸悟其姦寵遇日衰故罷然猶進封鄭國王

攷異遼史於蕭革罷官不載其實事長編云皇太叔宗元與其相某某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所謂相某者當指革而言當時南北傳聞不得其實以重元爲宗元亦傳聞之異也今從遼史

辛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兗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

察使李瑋爲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
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絶帝將許
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
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
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
陛下閲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
之心乎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帝感悟遂并責公
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瑋黄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
貴亦不必爲主婿也　癸丑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
岳州團練使宗寶乞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敕不

許　乙卯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議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材雖無顯過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以爲言抃遂稱疾求免許之　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奎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

道亦自福州召爲鹽鐵副使謫扑及介皆未遷故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爲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號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時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補外帝曰大夫行有日且講徹一編于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以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命參知政事歐陽

修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凡十餘頃民皆取食帝遣內侍竇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麪民將饑也旣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麪民取食之　夏四月壬午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爲續附令敕凡五卷詔頒行　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荅以昔嘗賜姓不許　壬辰改命起居舍人

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它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效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至于爵祿廢置殺生

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縣時節度使之權不過如是而已又謂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而令轉運使不得問哉自景祐以來國家怠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于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臺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窮姦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遂至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或有簡省敎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麻宂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誚衆帥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于上矣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于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

于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于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廢法違道以取悅于下歸怨于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雖勤而下用命矣又曰倉貨者天下之急務願復置總計使之臣使宰相領之若府庫空竭閭閻愁

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　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遣使特賜置其柩所　己未以知荆南府李參爲群牧使執政初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諠困弊矣乃不果用　庚申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事敕告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

中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人以其笑爲黃河淸知開封府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雖甚疾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有干請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布衣時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遼主駐圖庫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癸未以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知代州遼人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敵人伐木境中而不治它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遼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

報曰賊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言　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于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

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爲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宣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句內臣檢所闕書錄上于門下省補寫至是

上之賜判祕閣范鎮及管句補寫官錕絹有差　辛丑遼以右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瑪陸爲奚六部大王是月遼主御淸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壬子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攷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晝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因典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

親獻儀舊禮先請昊天眞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
幣皇帝再拜次詣眞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
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西轉運使李師中轉運判官劉
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
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爲
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而師中與牧坐
擅除稅不以聞故蒙罰　甲子以知虔州趙抃爲禮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衞大將軍岳州團
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
言王陶上疏曰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

宗正寺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厥後寖聞稍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流言或罪宗實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爲辭讓或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臣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惜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

以惑聖聽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帝問陶欲別與一名
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
之帝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
議　八月乙亥初內出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肄于太
常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
使知宗正寺詔之初宗實屢乞徼還告敕帝謂韓琦曰
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
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召之稱疾不入
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
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門得

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帝曰勿更爲它名便可立爲皇子明堂前遂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始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輔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歎曰眞學士也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右衛大將軍岳州

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其以為皇子辛巳帝悉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內內侍省皇城司即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

邈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唃厮囉今改）既老國事皆委其子棟戩（舊作董氈今改）知秦州張方平嘗誘棟戩入貢許奏為防禦使棟戩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狄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遂以

女妻棟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棟戩屯于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彥博悉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至是乃發之關西震聳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于帝曰臣昔在秦州遇人言西戎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帝從其言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

西去舉棟戢矣諒祚尋復爲棟戢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謫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乃言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顧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方平知應天府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柷敔用翰林學士王珪言也　辛卯以司封郎中江南李受爲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爲皇子位說書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爲皇子位乃命入內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內帝旣下已卯詔書皇

子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見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遜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帝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也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虢國公宗諤敦勸皇子仍與濮王

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若稱疾卽乘肩輿已亥從
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
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與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
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
責皇子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
邪我非不能爲衆人執汝寘汝于肩輿恐使汝遂失
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
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也每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
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于朝方當厚賞耳凡十八
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

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多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奏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榻而已　甲辰皇子見帝于淸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制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明堂大赦令天下係帳存留寺觀及四京管內雖不係帳而舍屋百間以上者皆特賜名額謙

官司馬光言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著令有擅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蕃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椽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發赦以勸之于後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收前命更不

施行　初帝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卽死願勿亟聞以恩上精意后泣然從之壬子帝臨奠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貴爲內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又命有司爲之定諡及行冊禮于葬日仍給鹵簿司馬光言古者婦人無諡近世惟皇后有諡及有追加策命者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伏望特詔有司悉罷議諡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需悉從減損帝嘉納之　己未內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　戊辰改壽星觀爲崇先觀

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甲午命知制誥王安石同句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府案其人罪當死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毆之是捕盜也雖當死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舊制放罪者皆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臺舉奏之釋不問　以祕閣校理蔡抗爲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

萃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采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給又從而誅之是罔民也因命銅入即給其直民皆樂輸私鑄遂絶番禺歲運鹽給英韶二州道遠多侵糴雜惡抗命十舟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為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為駙馬

都尉　十二月皇城司邏卒吳清等密奏富人張文政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願得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遣御史傅堯俞言陛下恪清恐自是不復聞外事矣不若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賞罰之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亦極言其害詔清等決杖配下軍　遼知樞密北院事蕭圖固哩舊作圖古哩今改辭敵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旨太后嘗曰有大事非圖固哩不能決由是眷遇日隆庚辰授北院樞密使許便宜從事圖固哩好聚斂專恣變更法度時皇太叔重元有異志圖固哩爲樞密數月所薦引多重元之黨其姦佞如此

癸未遼主如西京　戊子遼以太后行再生禮曲赦西京囚　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

庚子再召羣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巵從臣霑醉至暮而罷　是歲冬無冰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